

# 樊姨家的缝纫机

米艳琴



前些天，我去退休教师樊姨家串门，推开虚掩的木门，一阵婉转的歌声传入耳中。循着歌声走近，只见樊姨正坐在一台牡丹牌缝纫机前忙碌着。这台老式缝纫机的铸铁机头锃亮。樊姨脚踩着踏板，机针“哒哒”轻响，与她哼唱的山西民歌相互应和着，宛如一首独特的生活小调，流淌出满满的岁月温情。

“哟，樊姨，这缝纫机可是个老古董啊！”我笑着凑过去，“一看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物件，现在可真少见。您这年纪还亲手做针线活？”樊姨抬眼笑了，指着旁边竹篮里的布料说：“你看这两件旧衬衫，都是藏青色的。领子和袖口的料子还结实，就是样式过时了。扔了可惜，我寻思着把它们拆了，拼一件外套，也算是旧物翻新啦。”见我一脸新

奇，她又接着说：“退休这些年，孙辈们都上大学了，家里清静得很。摆弄这缝纫机就是我的乐趣，看着碎布变成像样的衣裳，心里别提多敞亮了。”

说着，樊姨放下手里的活计，从衣柜里抱出一摞物件。有拼布纹样的外套，针脚细密；有棉布衬衣，质地柔软舒适；还有一条改成A型的旧裙子，款式简约又别致。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一个牛仔双肩包。它是用旧牛仔裤的裤腿做的包身，后袋改造成了侧兜，拉链头还缀着个布制的小五角星，精致又可爱。“你看这个，”樊姨把背包往肩上一挎，转了个圈，脸上洋溢着自豪，“买菜遛弯背着正好，比店里买的结实多了。”阳光下，她的眼神像孩子般纯粹，那是一种对生活热爱的质朴流露。

“这缝纫机可有年头了”，樊姨摩挲着冰凉的机头，语气里带着怀念，“年轻时家里穷，这可是家里唯一的大件。那时候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全家四季的衣裳都靠它来缝制。白天，我用它缝补全家人的衣物；晚上，就把台面擦干净，铺上报纸，当写字台备课。”她指着机头边缘一处浅浅的磨痕，感慨道：“你看这儿，是当年放粉笔盒磨出来的，都是岁月的痕迹。”

就是在这台缝纫机前，樊姨熬过了无数个夜晚。她在这里写了一本又一本备课笔记，改了一摞又一摞学生作业。凭着这股韧劲，她从忻州乡下的村小教到县城中学，后来又调入太原某重点学校，成了学生口中“总带着针线包”的樊老师。无论哪个学生的衣服破了，她总会抽空用这台缝纫机帮他们补得整整齐齐，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“人这一辈子，啥福分都比不过心里踏实。”樊姨重新踩起踏板，机针又开始“哒哒”作响，“你看这缝纫机，跟我快50年了，零件换了好几回，可依旧好用。就像咱们过日子，勤俭节约的根不能丢，这是咱生活的底气。”她低头剪断线头，手中的拼布外套渐渐有了模样，藏青色上缀着几块米白补丁，透着一种别样的雅致。

樊姨踩着岁月的踏板，把寻常日子缝成了诗。歌声再次响起，这次是左权民歌《小亲疙蛋》。樊姨的嗓音不算清亮，却带着一股子韧劲儿。她像是在唱岁月的故事，又像是在唱自己的人生，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。



## 五十五载日记为伴

王建章

今年4月15日，我得知华东师范大学正搜集民间历史资料，希望我能提供插队期间的日记。我欣然应允，这本《日记里的知青岁月》便由此萌芽，于5月完稿。这是我编写的第九本书，它的“诞生”，日记功不可没。

自1970年11月1日写下第一篇日记起，迄今我已用过37个日记本，累计写下150万字。1993年2月处女作问世后，我在报刊发表文章660余篇，其中不少得意之作，都与日记有关。1998年秋，《大同日报》举办“春天的故事”征文，我以《我的住房梦》参赛，文中引用了日记里的两首诗。1980年夏结婚无房，单位腾出一间办公室给我当新房，我在日记里写：“15平方米的新房，叫人欢喜又惆怅。一个门，却有三个窗，原来是间办公室，为的是将工地瞭望。我多想，这间工房，成为我通向高楼的一座桥梁。”1985年秋，分到楼房，9月24日的日记又记：“39平方米空间的楼房，充满着清新的空气和阳光。女儿欢笑着，在床上前俯后仰。我的心，像灌了蜜糖。”这篇文章最终获奖，100元奖金在当年可不是小数目。

2015年，我参加《大同老龄》“孝亲敬老”征文，获一等奖，同样得益于日记。它完整记录了女儿30多年孝敬父母的诸多往事，让文章内容鲜活感人，最终拔得头筹。

这本《日记里的知青岁月》，如实还原了我4年知青生涯的坎坷与心路。同村插队的初中校友读后来信：“怀着复杂的心情反复阅读，那些熟悉的人与事尽在眼前。以前只觉你不爱说话却实在，没想到内心如此丰富，有远大理想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，读得我泪流不止！”另一位校友也说：“你的知青书我看了三遍，你在村中脚踏实地工作，经历了艰难坎坷，尝遍酸甜苦辣。透过文字，更见人品之好。”若没有日记留存细节，又怎能写出这般让读者共情的文字？

目前，我正在撰写第十本书《难忘的“建校”生涯》，素材来自1972年至1974年，我在山西省建筑工程学校上学期间的日记。可谓是：两年“建校”日记，如今凝成琥珀；四万方块文字，再现悠悠往事。

55年坚守写日记，37本日记不仅贮存了大量的创作素材，更让我逐步提升遣词造句的能力，写作愈发得心应手。朱熹曾言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，于我而言，撰文写稿的“活水”，便是这如窖藏老酒般愈发醇厚的日记。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，在绚丽晚霞映照的未来岁月，我将矢志不渝，一如既往地日记写下去。

## 归乡小记

郭爱川



早想着回老家小院儿住些日子。在村里的小院，能享一份宁静，听几声鸟鸣，沐夜色如水，望繁星闪烁。没承想，刚回去就先体验了回“夜掰玉米”。

那天，去乡亲九鱼家串门，聊了没一会儿，她就热情相邀：“去我家隙隙地掰点玉茭、割点毛豆，拿回去尝鲜！”村里人把种庄稼的大田叫“地儿”，院旁墙角开出来的小块空地就叫“隙隙”，种些蔬菜、点几棵玉米、撒把豆子，夏秋就够一家人吃个新鲜了。

九鱼家的隙隙比较大，以前我就来过。地里有李树、桃树，还种着西红柿、豆角，我知道她家还特地种了一小片儿甜苣，不知道今年还有毛豆。夜里，我们打着手电筒过去，只见西葫芦藤蔓爬了一地，几行玉米

长得老高。今年雨水多，蔬菜收成不算好，好在玉米和毛豆不受影响。

我图新鲜，非要自己掰玉米。学着女主人的样子，先把玉米皮剥开，用指甲掐了掐，感觉挺嫩，才小心地掰下来。这还是我头一回掰玉米。选着掰了几个，九鱼在一旁的毛豆地里用剪刀剪毛豆茎，一簇簇的毛豆还没变黄，正鲜嫩。她劝我多掰点，我说：“多了吃不了，吃完再来。”她才没再坚持。

回家时，一抬头，看夜空黑黑的，几颗星星稀稀疏疏地挂着，不是太亮，但也很美。

过了两三天，又去九鱼家闲坐。这次我体验了一次割毛豆。这是雨后的下午，看得比上回清楚许多。才两三天，毛豆黄了不少，真是一天一个样。这回换了分工：九鱼

掰玉米，我来割毛豆。她一边掰一边念叨：“正好赶上了，再不吃，这玉茭就老了。”我第一回用镰刀割毛豆，觉得有趣，还以为也是像上回用剪刀剪呢。

毛豆秆有尺把高，茎上的枝叶有些枯了，有的毛豆荚开始变黄，一簇一簇的豆荚，都是饱满的。左手揪着毛豆秆，右手持镰，从根处趁势用劲儿，“噌噌”一两下才能割下。把地里变黄了的毛豆都割下，有十多秆，装了整整一塑料袋。

常听人说“嫩吃玉米，老吃毛豆”，想来这次的玉米和毛豆一定更美味。拿回家先拍了几张照，心里满是惬意。

前几天是夜掰玉米，这次是雨后割毛豆，都是全新的体验，更是难得的享受。